

欧化使汉语词汇面貌一新*

万惠洲*

汉语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部分构成。在西洋文化向中国传播的长期过程中，汉语的这三大部分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了欧化的冲击。本章所要讨论的是，汉语词汇是怎样对付这种来势凶猛的欧化影响的。

汉语词汇如何迎接这种外来影响，则是由汉语词汇本身内部特点决定的。我们知道，汉语词汇是汉语中词语的总汇，它是由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两部分组成。

汉语的基本词汇构成汉语词汇的基础，它以其稳定性、通用性和能产性的特征，保持着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不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也不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汉语的一般词汇则不然，它是词汇中最敏感，最活跃的部分；社会和时代的任何变化，任何变革，往往首先也最快在一般词汇里得到反映。翻开汉语的词汇发展史，特别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词汇史，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发现：欧化影响给汉语词汇的发展留下了十分有意义的值得我们追踪探寻的历史足迹。

(一)大量西洋词语的借入是这个时期汉语一般词汇发展变化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欧化使汉语词汇面貌一新的重要标志。

我们手头上有三部辞书，比较它们分别在不同时期搜集的外来词，我们很有意思地发现汉语的外来词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一个数量上的飞跃。请看：

1915年出版的《辞源》收有的外来词只不过2431条；

1937年出版的《辞海》所收的外来词却猛增到了12879条之多；

1984年出版了一部专门词典，名叫《汉语外来词词典》。它是由四位专门家在高名凯先生和刘正琰先生于1958年合写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的基础上，经过长达20余年的搜集整理，讨论研究，最后编辑出版的。我们应透过这部词典的实用价值，看到其在学术上的科学意义：建立在翔实材料和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汉语外来词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编者从1960年至1980年，先后多次反复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尤其是通过像《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和《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这样具有国际权威性的辞书，查考除梵语以外的印欧语系各种语言来源的汉语外来词的词源，而且对那些只有国内而无国际资料来源的词条一概舍弃不予收录。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编者在《序言》里所说的：“这样，虽然数以千计的词条被淘汰了，可是我们所收的一万余则汉语外来词却真正做到了无一则无来历”。

148
(21)

*本文是《汉语欧化现象剖析》的第四部分。前三部分已于去年发表在本刊的上期号上。

*一般教育 教授 中国語語法・言語文化学

汉语外来词从1915年《辞源》里的2431条增加到1980年《汉语外来词词典》里的一万余条，自然包括匈奴借词，西域借词和佛教借词在内。由于西洋借词持续时间之长，进行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都大大超过前几次的借词，因此，西洋借词在数量上之大也肯定是前几次借词所不及的；在《汉语外来词词典》里的一万余条外来词中，西洋借词占住着最主要的地位自然是十分明显的事情了。

汉语对欧化从词汇上采取这种借入吸收的政策，不仅使自己适应了中国社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科学上、教育上发展的需要，而且也使自己更好地立于世界语言之林中为国际文化交流，为现代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西洋文化，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主要是通过“科学”与“民主”两条渠道传入中国的。当这种文化影响作为新词新语留在汉语里被汉语吸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与西洋进行再交流再接触时有了更多的共同语的时候，也就是这种再交流再接触由于有了共通的转换容易的语言词汇符号，进行起来就会显得更省时，更省事，更省力因而更加有效且负时代感的时候。

(二) 汉语的这种对欧化影响的词汇对策，不仅从数量上扩充了汉语的词汇量，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而且从结构上冲击着汉语词的单音体制，加速了汉语词汇从单音节向复音节，尤其是向双音节发展的进程。

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复音化；这种由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的总趋势，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汉语内部的诸因素决定的。但是，大量外来词的借入给汉语词汇在这方面带来的影响也不应该忽视。

汉语发展语音的简化，同音与多义单音节词的增多导致了汉语词的单音节严重地失去了内部的平衡，因而向复音化方向发展乃必由之路。这样，以多音节为特点的西洋词语的借入，在满足中国社会对西洋文化需要的同时，从音节结构上也符合汉语词汇复音化发展的要求。

有这样一个外需内求的社会与语言环境，被吸收的西洋词语就会受到社会上的欢迎，而且易于在汉语词汇中落户生根。这样一些词语除了像吨(英 ton)、米(法 mètre)、打(英 dozen)、磅(英 pound)、令(英 ream)以及诸如来自拉丁语的化学元素钠(natrium)、钙(calcium)、镭(radium)、钨(wolfram)等等是单音节的音译词以外，其余的绝大多数西洋借词都是多音节的，而且以双音节词为最主要的部分。

双音节词有音译与意译的两种：音译的如沙发(英 sofa)、扑克(英 poker)、马达(英 motor)、沙拉(法 salade)、布丁(英 pudding)、咖啡(法 café)、夹克(英 jacket)、卡通(英 cartoon)、香槟(法 champagne)、香波(英 shampoo)、沙龙(法 salon)等等。

至于意译的双音节词，主要是复合词，它们是双音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例如：

现金(英 cash)、	宪法(英 constitution)、
想像(英 imagination)、	效果(英 effect)、
信号(英 signal)、	性能(英 function)、
选举(英 election)、	喜剧(英 comedy)、
系统(英 system)、	细胞(英 cell)、
消化(英 digest)、	文明(英 civilization)、
卫生(英 hygiene)、	游离(英 isolation)、

右翼(英 the right wing)、
 元帅(英 marshal)、
 远足(英 excursion)、
 预算(英 budget)、
 原则(英 principle)
 运动(英 sports)等等。

还有三音节与四音节的西洋借词，也分音译与意译两种。现分别举例如下。

三音节的音译词。例如：

维他命(英 vitamin),	威士忌(英 whisky),
乌托邦(英 Utopia),	辛迪加(法 syndicat),
麦克风(英 microphone),	蒙太奇(法 montage),
的确良(英 dacron),	迪斯科(英 disco),
凡士林(英 Vaseline),	眠尔通(英 Miltown)等。

三音节的意译词。例如：

幻想曲(意 fantasia),	金婚式(英 a golden wedding),
经济学(英 economics),	检波器(英 detector),
高利贷(英 usury),	化妆品(英 cosmetics),
披头士(英 Beatles),	冷藏库(英 refrigerator),
流线型(英 stream-line form),	牵引车(英 tractor)等。

上面是一种纯意译词，还有一些音译加意译方式构成的中西合璧式的三音节词。这种方式看来还是处在发展中的很有能力的一种方式。请看以下的例词：

沙丁鱼(英 Sardine),	道林纸(英 Dowling paper),
法兰绒(英 flannel),	贝雷帽(英 beret),
波斯红(英 Persian red),	柏林蓝(英 Berlin blue),
来复枪(英 rifle),	朗姆酒(英 rum),
紧士裤(英 jeans),	莱亨鸡(英 leghorn),
保龄球(英 bowling),	芭蕾舞(法 ballet),
登革热(英 dengue fever),	辉格党(英 Whig),
库仑计(英 coulometer),	夸克学(英 quarkonics),
马赛曲(法 Marseillaise),	迈格表(英 Megger),
乔其纱(英 Georgette crepe),	曲奇饼(英 cookie, cooky)等。

以上带“·”的词素在意义上起分门别类的作用；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能对前面的音译部分从词义上有所把握与领悟。不然的话，面对音译部分的词素，我们会有一种不知所云，无所适从的感觉。

这种中西合璧式的三音节词，从语言心理学的观点看来比较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中国人特别是汉族长期使用汉语汉字形成了一种对字义的认同感大大超过对字音的认同感的言语习惯。这具体表现为：对纯音译词认同难；对半音译半意译词认同较易；对纯意译词认同最易。这种认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借入词在汉语里是否能落户生根的命运。

四音节的音译词，请看：

盖世太保(德 Gestapo),	阿斯匹林(德 Aspirin),
歇斯底里(英 hysteria),	香格里拉(英 Shangri-La),
罗曼蒂克(英 romantic),	可拉利翁(英 clarion),

可口可乐(英 Coca-Cola),

奥林匹克(英 Olympic),

百事可乐(英 Pepsi-cola),

盘尼西林(英 penicillin)。

四音节的西洋借词也有四音节的意译词, 同样可分纯意译与半音译加半意译的两种不同情况。

纯意译的四音节词, 如:

形而上学(英 metaphysics),

虚无主义(英 nihilism),

人文主义(英 humanism),

社会主义(德 Sozialismus),

军国主义(英 militarism),

无产阶级(法 prolétariat)。

半音译加半意译的四音节词, 如:

沙文主义(英 chauvinism),

山姆大叔(英 Uncle Sam),

萨姆导弹(英 SAM),

西班牙棕(英 Spanish brown),

纽芬兰狗(英 Newfoundland dog),

牛顿色盘(英 Newton's disk),

普鲁士蓝(英 Prussian blue),

维他玻璃(英 Vitaglass),

扑疟奎宁(英 plasmoquine),

哈雷彗星(英 Halley's comet)。

科技医方面的西洋借词, 多音节的多, 特别是在音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是半音译加半意译, 在音译后至少加上一个音节, 有时是两个音节, 这样, 三个音节、四个音节乃至更多的音节构成的西洋借词就很容易产生了。

大量的多音节西洋词语的借入, 自然使汉语词的长度增加了, 也就是说词的音节数目增加了: 这正是欧化使汉语词汇面貌改观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三)西洋词语的借入, 如果仅仅从汉语词汇的数量上增加和词的音节增多上考查还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看到: 这些词语进入汉语变成汉语词汇的成员以后, 从构词法上即构词方式上对汉语词汇发展造成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大量复音节复合词的借入使汉语已有的句法构词有了新的大发展; 二是一些带词缀的词缀词的借入则突破了汉语原有的词缀范围, 开辟了汉语词法构词的新局面从而加速了汉语里的词素词缀化的发展趋势。

汉语的构词法, 本来就以句法构词为优势词法构词为弱势。在西洋词语传入的过程中, 汉语采取了扬长补短的办法, 一方面充分利用汉语句法构词的优势借入了大量双音节、多音节的复合词; 另一方面尽力吸收西洋词语的词缀大大弥补了自己词法构词能力之不足。

汉语按照联合的句法关系借入的西洋词语如: 思想、运动、讲演、生产、教育、见习、

记录、放射、归纳、批评等等；按照偏正的句法关系借入的词语，如：悲剧、大局、干线、错觉、金牌、细胞、重点、温床、狭义、公判等等；按照动宾的句法关系构成借入的西洋词语，如：组阁、投资、失恋、就任、接吻、采光、评价、失效、立宪、审美等等；按照动补的句法关系构成吸收的如：克服、解放、输入、扩散、策动、演出、打消、输出等等；按照主谓的句法关系构成并吸收的，如：民主、天主、自律、国立、私立、公立、事变、公营、电流等等。

以上所举的例词都是汉语把西洋词语意译后而被汉语词汇所吸收的。比如说，“思想”是对英语的 thought; ideology 的意译；“悲剧”是对英语的 tragedy 的意译；“组阁”是对英语 form a cabinet 或 cabinet making 的意译；“解放”是对英语的 liberate 或 emancipate 的意译等等。汉语就是这样利用句法构词方式把大量西洋词语意译过来的；有一些则是由日语先意译而后转借到汉语里来的。

从扩大汉语词汇量与发展构词法两方面考查，我们发现：双音节复合词的借入，扩大汉语词汇量的作用超过发展汉语构词法的作用；而三音节或四音节复合词的借入，其情况则有所不同：发展汉语构词法的作用超过扩大汉语词汇量的作用。虽然它们都使用意译法，但前者是在同一个结构层次里使用；而后者则是在两个不同的结构层次里使用。句法关系通过意译法透过两个结构层次来运用，这在构词上是一种发展。

请看偏正句法结构是怎样用来意译三音节复合词的，我们举出以下几种情况来说明。

(1)前两个词素是联合关系修饰第三个词素：

- 生产力(意译德语 Produktion skraft),
- 流行病(意译英语 epidemic),
- 明细表(意译英语 an itemized account),
- 牵引车(意译英语 tractor),
- 世界观(意译德语 Weltanschauung),
- 驱逐舰(意译英语 destroyer),
- 探照灯(意译英语 search light),
- 传染病(意译英语 contagious disease),
- 混凝土(意译英语 concrete),
- 看护妇(意译英语 nurse)。

(2)前两个词素是偏正关系修饰第三个词素：

- 幻想曲(意译意大利语 fantasia),
- 假想敌(意译英语 hypothetical enemy),
- 交响乐(意译英语 symphony),
- 常备兵(意译英语 regular troops),
- 初夜权(意译拉丁语 jus primae noctis),
- 处女作(意译英语 maiden work),
- 单行本(意译英语 a separate volume),
- 冷藏库(意译英语 refrigerator),

百日咳(意译英语 whooping cough),
燕尾服(意译英语 a swallow-tailed coat)。

(3)前两个词素是动宾关系修饰第三个词素:

拟人法(意译英语 personification),
入场券(意译英语 ticket),
输尿管(意译英语 ureter),
消火栓(意译英语 fire hydrant),
巡洋舰(意译英语 cruiser),
催眠术(意译英语 hypnotism),
代言人(意译英语 lawyer, advocate),
导火线(意译英语 a fuse, a blasting fuse)。

(4)后两个词素是偏正关系受第一个词素的修饰。

轻工业(意译英语 light industry),
清教徒(意译英语 puritan),
重工业(意译英语 heavy industry),
假分数(意译英语 improper fraction),
手工业(意译英语 manual industry),
不动产(意译英语 immovables),
高周波(意译英语 high frequency),
总领事(意译英语 consul general)。

我们对比发现:“前偏后正”在双音节复合词中只有“A—B”式;而在三音节复合词中则有“A—BC”式与“AB—C”式两种。这两变式中的“BC”与“AB”,受汉语句法的支配还可能有偏正的,联合的,动宾的,动补的乃至主谓的不同变式。这种多重结构的混合式,是在意译西洋词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不仅对扩大汉语里的西洋词语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汉语构词法的发展特别是从句法构词到词法构词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汉语把西洋词语变成三音节或四音节的意译词并加以吸收的时候,汉语原来的词汇系统固然首当其冲地受到这种欧化影响,但汉语的构词法,尤其是词法构词法受到的冲击要远远超过句法构词法所受到的冲击。

汉语原来的词法构词体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当封闭的构词体系。公认的后缀只不过“子”、“儿”、“头”、“然”等;至于前缀就更少了,“老”、“阿”也可能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人们所使用。

汉语接受欧化影响以后,随着大量的意译词的借入,自给型的汉语词法构词体系却严重地感到不足。汉语的前缀与后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了从内向向外向转变的良好转型机遇。

143 (26) 我们现在来看,欧化词缀是怎样通过意译突破汉语词缀的樊篱进入汉语的词法构词体系并使之逐步由内向型的封闭体系向外向型的开放体系发展变化的。

(1)后缀“主义”:

英语“humanism”意译为汉语的“人文主义”。
 英语“nihilism”意译成汉语的“虚无主义”。
 英语“sadism”意译成汉语的“舍德主义”。
 英语“Dadaism”意译成汉语的“达达主义”。
 德语“Sozialismus”意译成汉语的“社会主义”等。

(2)后缀“学”:

英语的“physics”，汉语意译为“物理学”。
 英语的“eugenics”，汉语意译为“优生学”。
 英语的“dynamics”，汉语意译为“动力学”。
 英语的“geology”，汉语意译成“地质学”。
 英语的“psychology”，汉语意译成“心理学”。
 法语的“sociologie”，汉语意译成“社会学”等。

(3)后缀“论”:

英语的“materialism”，汉语意译词有“唯物论”与“唯物主义”。
 英语的“pantheism”，汉语意译为“泛神论”。
 英语的“the theory of evolution”，汉语意译为“进化论”等等。

(4)后缀“器”:

英语的“transformer”，汉语意译是“变压器”；“detector”的汉语意译是“检测器”；
 “condenser”的意译词则为“聚光器”、“电容器”。等等。

(5)后缀“者”:

英语的“proletarian”，汉语意译为“无产者”。
 英语的“labourer”，汉语意译为“劳动者”。
 英语的“worker”，汉语则意译为“工作者”等等。

(6)后缀“化”:

英语的“industrialize”，汉语的意译词为“工业化”。“国际化”之对“internationalize”，
 “现代化”之对“modernize”都是这样意译到汉语里来的。等等。

(7)前缀“泛”:

“泛神论”是对“pantheism”的意译，“泛心论”则是对“panpsychism”的意译结果。

(8)前缀“非”:

“非导体”之对“non-conductor”，“非弹性”之对“non-elasticity”，也是意译而成的。

(9)前缀“超”：

“超音速”来之于“supersonic”，“超自然”来之于“supernatural”，同样也是意译的结果。

(10)前缀“反”：

“反联邦主义”是从意译“antifederalism”，“反军国主义”是从意译“antimilitarism”来的。

我们不必多举例就可十分明显地看出：一些外来词缀正是通过汉语意译西洋词语来对汉语的一些词语施加影响的，使它们承担着对译的任务，久而久之它们就被虚化而变成词缀了。汉语的词法构词体系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发展的。

后缀“主义”的演变过程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主义”最初在古汉语里的意思是“谨守仁义”。如《逸周书·谥法解》：“主义行德曰元”。后发展有“对事情的主张”之意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在梁启超的《与林迪臣太守书》里，“启超谓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这里的“主义”又有“主体”、“主旨”的意思。可是在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述林·论小学书流别》里，我们发现“主义”又是“以解释词义为主”的意思：“世人分别小学书，谓《尔雅》主义，《说文》主形，《切韵》主音，是固然矣”。直到丁玲的《韦护》第三章才有：“你不是很讨厌我信仰的主义吗？为什么又要爱我？”很显然，这里的“主义”，指的是“系统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正是“主义”在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词中，用作后缀时所表现出来的意思。

经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汉语已经发展到具有相当系统的词缀体系而且它们都分别与印欧语特别是英语的词缀有着明显的对译对应关系。请看：

(1)汉英前缀的对译对照举例。

汉语	英 语
“反”	anti-, counter-, re-, dis-, un-, ab-;
“非”	in-, un-, de-, non-;
“不”	il-, un-, dis-, in-, im-, ir-;
“无”	in-, un-, a-;
“超”	over-, supra-, super-, sur-, ultra-, extra-;
“单”	mono-, uni-;
“双”	twin-, bi-, di-;
“多”	poly-, multi-;
“泛”	pan-, over-;
“准”	para-, quasi-;
“半”	semi-, mid-, hem-, pen-, dem-;
“副”	vice-, sub-, under-, by-, para-;

“自” self-, auto-;

“亲” pro-。

(2) 汉英后缀对译对照举例。

汉语 英语

“主义” -ism, -ness, -cy;

“学” -ics, -logy, -ism;

“员” -ian, -er, -or, -ee, -ant, -ist;

“者” -er, -ent, -or, -ant, -ee, -ian;

“师” -ian, -yer, -eer, -ist, -er;

“家” -ian, -er, -or, -ist;

“士” -ian, -or, -age, -er, -ist, -ary;

“生” -ar, -er, -ent, -ee;

“派” -ist, -ive, -er, -al, -ary;

“性” -hood, -ism, -ity, -ic, -ation, -ness, -ance, -y, -ence, -ive, -al, -ing, -ism, -osity;

“度” -ness, -ity, -ency, -ation, -ty, -er, -sion, -ure, -ance, -ing, -our, -osity, -itude;

“机” -er, -sion, -or;

“器” -er, -or;

“品” -tion;

“化” -ize, -ing, -fication, -ation, -ate, -fy, -ism, -en;

“法” -ition, -tion, -ing, -sion, -ation, -age, -ism, -logy, -ar, -ry, -ship, -ics;

“式” -ive, -ative, -tron, -al, -ed;

“型” -ive。

汉语一旦有了自己的词缀体系，它就会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特点；近些年出现的一些词缀就很难说明这个问题。

(1) 新兴前缀。如：

“新”：新视野，新领域，新境界，新模式，新时代，新观念，新……等等。

“高”：高速度，高难度，高效益，高风险，高竞争，高档次，高消费，……等。

“多”：多元，多头，多极，多边，多功能，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等。

(2) 新兴后缀。如：

“星”：笑星，球星，歌星，影星，舞星，科星，泳星，……等。

“热”：留学热，外语热，足球热，气功热，奥运热，汉语热，……等。

“坛”：文坛，体坛，乒坛，艺坛，诗坛，论坛，教坛，……等。

“难”：乘车难，住房难，吃鱼难，买煤难，……等。

“感”：失落感，现代感，羞耻感，历史感，男性感，亲近感，安全感，……等。

(五)从源流考查，汉语里不少重要西洋借词，虽源自西洋却是流经日本；日语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应归于汉字的魔力。

日语用汉字吸收西洋词语而这些词语后来辗转借入汉语的有如下两种情况：

(1)有古汉语来源的汉字意译词。如：

例词	古汉语来源	外语来源	日语读音
保险	《隋书·刘元进传》： “其余党往往保险为盗”。	英: insurance	hoken
保障	《左传》定公十二年：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	英: guarantee	hoshō
悲观	《法华经·普门品》： “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英: pessimism	hikan
标本	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十： “诊察有标本，……”	英: speciman, sample	hyōhon
表象	《后汉书·天文志》：“言其事星辰 之变，表象之应，以显天戒，……”	德: Vorstellung	hyōshō
博士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 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英: doctor	hakushi hakase
博物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 言，曰：博物君子也。”	英: natural history; natural science	hakubutsu
储蓄	《后汉书·章帝纪》：“古者急耕稼 之业，……节用储蓄，……”	英: saving	chochiku
代表	徐彦伯《南郊赋》： “惟策代表，霭升中兮”。	英: representation	daihyō
单位	《敕修请规日用轨范》： “昏钟鸣，须先归单位坐禅”。	英: unit	tan'i

还有一些三音节的意译词。如:

例词	古汉语来源	外语来源	日语读音
主人公	韩愈《咏灯花》: “更烦将喜事, 来报 <u>主人公</u> 。”	英: hero	shujinkō
预备役	《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 “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 为之 <u>预备</u> 。”	英: reserve duty	yobi-eki
运动场	董仲舒《雨雹村》: “ <u>运动</u> 抑扬, 更相动薄。”	英: playground, athletic field	undō-jo
教育学	《孟子·尽心》: “得天下英才而 <u>教育</u> 之。”	英: pedagogy	kyōiku-gaku
胶着语	《易林·卷二》: “ <u>胶着</u> 木连, 不出牛栏。”	英: agglutinative language	kōchaku-go
方程式	《周礼·地官·保氏》郑玄注: “九数: 方田、粟米、…… <u>方程</u> , ……”	英: equation	hōtei-shiki

(2)无古汉语来源的汉字意译词。如:

例词	外国语来源	日语读音	汉语读音
公民	英: citizen	kōmin	gōngmín
白热	英: white heat	hakunetsu	báirè
版画	英: woodcut print, block print	hanga	bǎnhuà
半旗	英: a flag at halfmast	hanki	bānqí
饱和	英: saturation	hōwa	bǎohé
背景	英: background	haikei	bēijǐng
必要	英: necessity	hitsuyō	bìyào
编制	英: formation, organization	hensei	biānzhì
标语	英: slogan, motto	hyōgo	biāoyǔ
表决	英: pass a vote, decide	hyōketsu	biǎojiué
波长	英: wave length	hacho	bōcháng

成分	英: ingredient, component	seibun	chéngfēn
乘客	英: passenger	jōkyaku	chéngkè
抽象	英: abstraction	chūshō	chōuxiāng
出庭	英: to appear in court	shutte	chūtíng
否定	英: denial, negation	hitei	fǒuding
概念	英: conception	gainen	gāiniàn
干部	法: cadre	kanbu	gānbū
关系	英: relation, connection	kankei	guānxi
观点	英: viewpoint	kanten	guāndiǎn

同样也有三音节的意译词。如:

例词	外国语来源	日语读音	汉语读音
交响乐	英: symphony	kōkyō-gaku	jiāoxiǎngyuè
教科书	英: textbook	kyōkasho	jiàokeshū
银婚式	英: a silver wedding	ginkon-shiki	yínhūnshì
流线型	英: stream line form	ryūsen-kei	liúxiànxíng
外分泌	英: external secretion	gai-bunpitsu	wàifēnmì
唯物论	英: materialism	yuibutsuron	wéiwùlùn
大本营	英: headquarters	dai-hon'ei	dàběnyíng
蛋白质	英: protein, albumen	tanpaku-shitsu	dānbáizhì
地下水	英: underground water	chika-sui	dìxiàshuǐ
大熊座	英: the Great Bear, Ursa Major	Ōkuma-za Ōguma-za	Dàxióngzuō

还有一类词语既无古汉语来源也无意译西洋语的背景，它们是日语利用汉字创造出来的新词语。正是这种汉字背景使日语里的这样一些新词语有可能连同上述意译词一起借到汉语里来。请看下面的例子。

例词	日语读音	汉语读音
场合	baai	chǎnghé
坚持	kenji	jiānchí

简单	kantan	jiǎndān
组成	sosei	zǔchéng
主动	shudo	zhǔdòng
制版	seihan	zhìbǎn
阵容	jin'yō	zhènróng
银翼	gin'yoku	yínyì
学历	gakureki	xuéli
尉官	ikan	wèiguān
特长	tokuchō	tècháng
手续	te-tsuzuki	shǒuxù
日程	nittei	rìchéng
人选	jinsen	rénxuǎn
权益	ken'eki	quányì
取缔	tori-shimari	qǔdì
内幕	uchimaku, naimaku	nèimù
明确	meikaku	míngquē
立场	tachiba	lìchǎng
外勤	gaikin	wàiqín

总之，欧化改变了汉语的词汇面貌；它使汉语词汇现代化而且国际化，日语为此所作的特殊贡献有上述汉字词语为证。

查阅《汉语外来词词典》，我们发现从日语借入的外来词，有760余条。这些词语在汉语里的地位与作用，就远不是用什么数目字可以表示得出来的。

主要参考书目：

1. 《汉语词汇史》，王力著，商务印书馆 1993年11月，北京。
2. 《汉语外来词词典》，刘正埭，高名凯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
3. 《汉英构词法比较》，万惠洲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9年4月。